

# 琴弦上的山峦： 古筝艺术家俞晓冬与留守儿童的12年



“老师，你能不能教我们孩子弹琴？我们这边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。”俞晓冬记得十二年前的那个下午，耳边响起这个请求的情形。“可以。”她没有丝毫迟疑，当即答应下来。这一声“可以”，从此，四百公里外的大别山深处，有了一间摆放三十余架古筝的教室。

近日，著名作家丁捷将她的事迹写成《绽放》一书出版。在首发式上，丁捷回顾俞晓冬的这段人生经历，“她放弃了副军级待遇，在窗户外面全是坟墓的破楼里住了十多年，整理数百首当地歌谣，用音乐和爱改变孩子”，他认为，她绽放的是“生命最深层的力量”。

实习生 喻彦  
扬子晚报/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

## 生命拐点处的相遇

在采访俞晓冬的过程中，丁捷曾不止一次地问她：为什么一位享受副军级待遇的军队艺术家、中国古筝界的领军人物，要来到金寨这样的大山深处？这几乎是所有初访者的共同疑问。

俞晓冬的血脉里流淌着军人与江南丝竹的基因。她的父亲是新四军老战士，舅舅是抗美援朝老兵。这个军人之家却走出了两位工艺大师——苏州民族乐器厂的姨妈姨父，姨父制作的二胡曾获全国一等奖，电影《二泉映月》中的演奏用琴便出自他手。

俞晓冬五岁被送到苏州姨妈家生活，就在民族乐器厂的院子里长大。1977年，恢复高考第一年，全国五百余万考生仅录取二十余万，全江苏省只招一名古筝学员——17岁的俞晓冬以冷门乐器敲开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大门。毕业后她如愿考入前线歌舞团，成为一名军人，最终成长为国家一级古筝演奏家。这么多年来，她随团出访美国、加拿大、非洲多地，古筝弦上流淌过世界的掌声。

然而2010年，50岁生日刚过不久，俞晓冬在例行体检中被诊断为肺癌。惊讶、恐惧、痛苦，突然而来的病症让她五味杂陈，让她颓丧地觉得“像是被判处死缓”。术后调养期间，她与自己的心灵对话，反复自问：“如果生命还能延续，我最想做什么？”答案清晰浮现：去帮助贫困山区的孩子。这是她从小就有的一个念头。

契机来得偶然。2014年6月，战友得知她在调养身体，便邀她去金寨散心，说那里是华东最后一块森林，是“映山红”的家乡。一行人来到金寨县的“农家乐”用餐，听说隔壁有个以南京命名的小村——“小南京村”，村里还有所“小南京小学”。俞晓冬当即提议去看看，也希望跟孩子们有一些互动。

在那所学校，俞晓冬架起古筝，弹奏几曲。一位老师悄悄走近，说出那句改变一切的请求。“留守儿童”四个字，瞬间击中了她。“我回过头，一秒钟都没犹豫，说：‘可以。’”抵达金寨仅一小时后，她做出了这个重大的决定。

“当时我看到孩子们的眼睛里充满了对音乐、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与渴望，但也有无奈。那种复杂的眼神让我觉得，如果我的生命长度不确定，我愿它拥有重量、拥有方向、拥有安顿。这件事，对我、对孩子，都值得。”俞晓冬说。

## 三个“十万”与一间教室

金寨这片红土地上承载着沉重的历史：战争年代十万儿女参军，治淮工程十万移民搬迁，新时代十万民工外

出打工——留下十万留守儿童。俞晓冬走进的，正是第三个“十万”。

回到南京后，俞晓冬开始备课。但学校方面却迟迟不见动静。“后来我通过战友了解到，学校没有钱买乐器，不好意思跟我谈上课的事。所以，我主动联系校长，所有的乐器由我来买。给我一间空教室就可以。”俞晓冬自费购置了三十余架古筝及琴架、谱架、教材，甚至清洁用的刷子。她对校长只提出一个要求：“不能让学琴孩子的家庭增加一分钱负担。”

教学从零开始。这些孩子多数从未见过民族乐器，分不清“哆来咪”。“有的时候经常上了几个小时的课，我问懂了吗？他们说听不懂。”“我要用他们的语言讲音乐。”她这样启发学生：“乐曲要像山峦——有峰有谷；流畅时如风吹麦田；柔美时如溪水潺潺。”她引导孩子从心跳、呼吸、风雨声、流水声中感知节奏。

困难远超预期。孩子卫生习惯差、课堂纪律难维持；山区长夜无光，怕黑的她患上严重失眠，安眠药一吃十年；潮湿气候引发腰椎旧疾，术后刀口常年隐痛；教学楼无厕所，她常憋尿以致尿路感染反复发作。

最危险的是感冒——因左下肺叶全切，一次感冒就可能致命。“医生叮嘱绝不能感冒，”她轻声说，“但在山里还是染上几次。有次咳得厉害，我把女儿电话留给同事，说万一不行就打这个电话。”

丁捷为写作《绽放》赴当地访谈，坐在小学会议室里，窗外便是累累坟冢。俞晓冬的宿舍同样窗对荒林野坟。墙上的水渍、窗外的坟堆，令他深受震撼。“南京来的朋友都劝我回去。”俞晓冬说，“可看到孩子们的眼睛，我知道我走不了。”后来她想通了：“我是来修行的，每个孩子都是一尊小菩萨。”她笑道，“唐僧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，我这才到哪儿？”

## “俞妈妈”与三十六个孩子

不知什么时候，在孩子们的眼中，俞晓冬从“俞老师”变成了“俞妈妈”。

孔享的故事最让俞晓冬动容。这个一年级女孩最初用树枝代替手纸，脸上永远没有表情。“我发现她瘦小、不爱说话、不合群，甚至感觉有自闭倾向，就把她安排在第一排，找机会和她聊天。”日复一日，俞晓冬用微笑与眼神默默陪伴。直到某个傍晚，她塞来一张皱巴巴的纸条：“俞妈妈，我爱你。”

“我的眼泪瞬间出来了，这个孩子终于被我感化了。”俞晓冬说。如今的孔享笑声爽朗，歌声嘹亮，笑容灿烂如大别山的映山红。现在在重点中学读高二的她，成绩优异，这么多年来，她时常主动和俞晓冬通话，每年都向她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。

古筝班成了三十六个留守儿童的大家庭。俞晓冬什么都管：帮孩子剪头发，系鞋带，教饭前洗手，示范轻声说话。在俞晓冬看来，教育不仅是言传，更是身教。“我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站在他们面前，问：你们喜欢这样

的俞妈妈吗？”

六年过去，第一批学生毕业，他们都很争气，全部通过古筝十级考试。这个时候，俞晓冬考虑，要不要就结束支教生涯。但新学期，一个怯生生的新生轻轻喊了声“俞妈妈”，让她的心瞬间融化。“这一声奶声奶气的呼唤，让我决定留下来。”

她不只教琴。课堂上，她讲故事、做游戏，鼓励每个孩子上台说话、唱歌、讲方言；她带他们登上南京艺术学院、江苏大剧院、金寨网络春晚的舞台。一位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电视上看见孙子表演——后来他孙子不仅常演出，还以“优秀”成绩考过了十级。“这对他们是非常大的一个锻炼，开拓了他们的视野。”俞晓冬相信，一个美好的温暖的童年会治愈人的一生。“如果他的童年一直是缺失母爱和父爱的，他的一生都会有阴影。所以，不要用他们的一生来治愈他们的童年，而是用他们的童年来治愈他们的一生。”

“他们很多人本来是自卑的孩子，但通过几年的古筝学习，他们被看见，被倾听，被重视，被认可，他们从内心深处生发出一种自信。我觉得对他们一生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，其实远远超过了会弹琴。”

## 艺术的本质与生命的重量

作为艺术家，俞晓冬在支教中也获得了新的艺术认知。“艺术不一定完美，但必须真实、人性化。”她说。她敏感于人的状态，收集民间音乐素材，计划未来用当地元素创作乐曲。“生活处处有音乐，关键是有没有发现的眼睛。”

她见证了太多“昙花一现”的乡村艺术项目：钢琴教室从未开课，腰鼓班、竖笛班撑不过一学期。“最大的瓶颈是缺乏长期稳定投入。”她直言，“社会力量介入，要多些耐心，少些展示性公益。真正的改变发生在无人围观的日常。”

十二年过去，古筝班成为当地唯一持续的艺术教育项目。校长告诉她：“古筝班毕业的孩子，中学抢着要。”艺术特长成为这些孩子升学的加分项。俞晓冬也有了更多设想：专场古筝音乐会、原创曲目创作、央视演出邀请……“只要身体允许，我会继续。”她说。

采访最后，她用一段话总结心路：“这一路尽管在付出，自己也在不断成长、被提醒。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走多远，而在于是否愿意在某个地方真正停下来，陪伴他人，也照见自己。”

在《绽放》首发式上，丁捷说，书写俞晓冬，是他的生命进修之旅。聆听俞晓冬的真情叙述，他触摸到了生命的力量之核，理解了俞晓冬的选择。这位曾与死亡对视的艺术家，在二十一弦上在大别山深处找到了生命最坚实的重量，那不是舞台的掌声，而是孩童们清澈眼睛里渴求的光，和一声声或响亮或怯懦的“俞妈妈”。

“可以。”大山记住了她的这个承诺，琴弦记住了这十二年。在艺术与生命交汇处，俞晓冬用最柔软的弦，弹奏出了一座最坚韧的山。

